

十二月十日

〔美〕乔治·桑德斯◎著

薛亮◎译

George Saunders

Tenth of December

S M T W T F 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清华大学出版社

<http://www.cmp.cn>

George Saunders

# 十二月十日

[美] 乔治·桑德斯◎著

薛亮◎译

1 2 3 4 5

Tenth of December

|    |    |    |    |    |    |    |
|----|----|----|----|----|----|----|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 13 | 14 | 15 | 16 | 17 | 18 | 19 |
| 20 | 21 | 22 | 23 | 24 | 25 | 26 |
| 27 | 28 | 29 | 30 | 31 |    |    |

重庆大学出版社

TENTH OF DECEMBER by George Saunders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copyright ©2013 by Chongqing Daily News Group Book Publishing LLC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CM Partners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十二月十日 / (美) 桑德斯 (Saunders, G.) 著; 薛亮  
译——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4.4  
书名原文: Tenth of december  
ISBN: 978-7-5624-7931-4

I. ①十… II. ①桑… ②薛…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  
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308984号

十二月十日

SHIERYUE SHIRI

[美] 乔治·桑德斯 著 薛亮 译

策 划: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图书出版有限责任公司

责任编辑: 李佳熙 版式设计: 何海林

责任校对: 谢 芳 责任印制: 张 策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邓晓益

社址: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

邮编: 401331

电话: (023) 88617190 88617185 (中小学)

传真: (023) 88617186 88617166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邮箱: [fxk@cqup.com.cn](mailto: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市蜀之星包装彩印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7.625 字数: 170 千

2014年4月第1版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7931-4 定价: 29.80 元

---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 违者必究



# 目 录

*Contents*

|                   |     |
|-------------------|-----|
| 胜利冲刺 .....        | 001 |
| 木棍 .....          | 025 |
| 小狗 .....          | 027 |
| 逃出“蜘蛛头” .....     | 039 |
| 敦促信 .....         | 074 |
| 艾尔·鲁斯顿 .....      | 081 |
| 关于桑蓓莉卡女郎的日记 ..... | 098 |
| 家 .....           | 160 |
| 行侠惨败记 .....       | 192 |
| 十二月十日 .....       | 203 |

## 胜利冲刺

离 15 岁生日还有三天的时候，艾莉森·波普定定地站在楼梯顶上。

假设这楼梯是大理石做的，假设她漫步而下，所有人的目光都聚到她身上。她的心上人在哪里？他走上前来，微微鞠一个躬，赞叹道：真难以置信，你小小的身材里居然汇聚了如此多的雍容华贵！哼！他怎么能嫌我“身材小”？而且还傻呆呆地站在那里，王子般的宽脸上一片茫然的表情。倒霉的家伙！对不起，没门。他退了回去。她的心上人绝对不是他。

这个小伙怎么样？就是站在说“身材小”的这位先生后面，挨着电视边上的那个？他有着农民般淳朴粗壮的脖子，又有着温柔的厚嘴唇。他把一只手扶在她的腰上，低声说道，很抱歉刚才那个家伙没轻没重地说什么“身材小”。咱们去月亮上站站如何？呃，我是说站到月亮里。呃，月光里。

他刚才是不是说了，咱们去月亮上站站如何？如果真是那样，她会挑起眉毛，接一句俏皮话——既然是俏皮话，那就不能直截了当——说：嗯，我现在的打扮似乎不太适合在月亮上站站，因为据我所知，那里超冷的。

快点行动吧，小伙子们，她不能一直在心里就这么不停地把这优雅的大理石楼梯走一辈子！那位慈祥的、头戴皇冠的白发老人好像在说，为什么这些“王子”们让这个可爱女孩翻来覆去地这么走个不停呢？何况今晚她还要参加一场演出，她马上就要去从烘干机中取出她的紧身衣了。

哦，天哪！她发现自己仍然站在楼梯顶端的位置。

面对楼上的方向，手扶在栏杆上，一次跳下一个台阶，这事最近变得越来越难做，因为，她的脚似乎变得一天比一天大了。

猫跳步，猫跳步。

脚换位，脚换位。

跳过压在门厅瓷砖与客厅地毯之间的薄金属条。

在进门处的镜子前朝自己行个礼。

快点吧，妈妈，快回来吧。我们可不希望再被卡洛老师拦在侧厅里挨训。

不过，其实她正是因为卡洛老师的严格而喜欢她！她也喜欢芭蕾舞课上的其他女孩，还有学校里的女同学。她爱她们。每个人都那么善良。还有她学校里的那些男孩。还有她学校里的老师们。他们每个人都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做好。实际上，她爱自己家乡的一切。那可爱的杂货店老板往生菜上喷水的样子！还有舒舒服服挺着大屁股的卡萝尔牧师！还有总是拿着厚厚的信封在比比画画的胖邮递员！这里过去是一个有很多作坊的小镇，多得难以置

信啊！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她也爱她自己的家。小溪对面就是俄罗斯教堂，多么有异国情调！那个洋葱头穹顶从她小时候起就一直映在她的窗户上——那时她还在穿印有小熊维尼图案的鞋呢。她也爱门前这条名为“格拉德松路”的小街。这条路上的每幢房子都像是一幢海边别墅，真是令人赞叹！如果你在这条路上有一个朋友，那么你绝对会知道在他或她家中每一样东西的位置。

踢腿，踢腿，脚尖画圈。

布雷舞步。

趁着心血来潮的高兴劲，做个前滚翻，然后跳起身来，吻吻妈妈和爸爸的照片。那是多年以前在彭尼照相馆里照的，当时你还是个小可爱，头发上扎着大大的蝴蝶结，喏，就在那里（亲一个）。

当她感到如此快乐的时候，有时候她会想象自己在树林里遇到一头小鹿的场面。那头小鹿在不停地发抖。

你的妈妈在哪里呢，小家伙？

我不知道，小鹿说。它的声音很像希瑟的妹妹贝卡。

你害怕吗？她问它。你饿了吗？你要我抱着你吗？

行，小鹿说。

这时猎人出现了，他正拽着鹿角拖着小鹿的妈妈。鹿妈妈已经开肠破肚了。哎呀，怎么会这样！她赶紧捂住小鹿的眼睛，好像在说，讨厌的猎人，难道你就没有什么其他事情可做吗，为什么非要杀掉这头小鹿的妈妈？你看起来像是一个挺善良的家伙嘛。

我的妈妈死了吗？鹿宝宝用贝卡的声音问道。

不，不，她说。这位先生马上就走。

猎人被她的美貌深深吸引，他脱帽行礼，单腿跪下来说道：假如我能让这头母鹿起死回生，那么我一定会这样做，只为能得让您在我苍老的前额上印下一个吻。

你走吧，她说。不过为表示你的忏悔，请你不要吃掉它。把它安放在长满三叶草的原野上，在它的身边撒满玫瑰。你还要找一个合唱团来，为它凄惨的下场而轻声吟唱。

把谁放在那里？鹿宝宝问。

没有谁，她说。不用担心。别再问这么多问题了。

猫跳步，猫跳步。

脚换位，脚换位。

她觉得很有可能，自己的心上人将在远方为她喝彩。说实话，本地小伙身上总是有种说不出的东西，让她不太喜欢，比如：他们甚至给自己的蛋蛋起名字。这是她无意中听到的！他们还觉得县里电力公司的工作衫很酷，为了要免费得到而盼着去那里打工。

所以本地小伙不予考虑。尤其不考虑马特·德雷，因为他是地球上最大嘴的人。昨晚在比赛开始前的动员会时，他俩亲了嘴，她觉得自己简直就像在亲吻一个地下通道。可怕！跟马特接吻就好像是有一头穿着毛衣的奶牛突然向你冲来，根本不理会你说的“不”字。他那硕大的牛头里有某种化学物质泛滥成灾，把他仅存的一点理性思维能力冲得一干二净。

她喜欢自己主宰自己的一切：她的身体，她的心灵，她的想法，她的职业，她的未来。

这就是她喜欢的。

就这样吧。



没准该吃点小食品。

一顿小餐（原文为法语）。

她与众不同吗？她认为自己与众不同吗？哦，天哪，她自己也说不清。在整个世界的历史上，许多人比她更特殊。比如海伦·凯勒就很棒，特蕾莎修女也令人赞叹，罗斯福夫人虽然有个残疾丈夫，但还是过得很快活，此外，她还长着满口大牙，而且早在同性恋和第一夫人之类的概念还没出现的那个时代，她就已经是同性恋了。艾莉森不能指望自己在这些领域里跟这些女性一争高低。至少目前还不能！

她还有那么多东西都搞不懂！比如怎样给汽车更换机油。甚至是怎么检查机油，怎么打开引擎盖她都不会。她也不会烤巧克力点心。身为一个姑娘，这一点很是令人尴尬。还有，抵押贷款又是个什么东西？它是跟着房子一起买来的吗？还有，当你用乳房给孩子喂奶时，需不需要用手把奶挤出来呢？

咦。那个脸色惨白的家伙是谁啊？透过客厅窗户，她看见他沿着格拉德松路小跑着过来了。原来是凯尔·布特，那个天底下皮肤最苍白的家伙，而且还穿着他那条难看的越野长跑运动短裤呢。

可怜的家伙。他看上去就像一副剔掉肉的鱼骨架，那条越野短裤简直像是从电影《霹雳娇娃》里克隆下来的。他身上几乎看不到肌肉，怎么居然能跑得那么好？每天他都是这样光着膀子、背着书包跑回家，跑过冯家的时候就按一下自家车库门的遥控器，这样就可以一路不停步地跑进家里。

这个傻乎乎的家伙简直让人不得不暗暗佩服。

他俩是一起长大的，小时候在小河边的那个沙坑里一起玩过沙包。没准他们小时候还被大人们放在一起洗过澡什么的。她可

不想让这样的事情被透露出去。因为，如今凯尔的朋友基本只剩下塔索·斯拉夫克了——那家伙走路的时候身子总是向后仰着，而且总是从他的牙缝间抠着东西，抠出来之后还会用希腊语说出那东西的名字，然后再把它重新吃下去。凯尔的妈妈和爸爸把他管得很严。就连国际文化课上放的电影里如果有露两点的情况，他都要打电话回家向爸爸妈妈请示。在他的午餐盒里，每样东西都一清二楚地标出名字。

布雷舞步。

屈膝行礼。

把一堆膨化薯条倒入老式的、分成格子的塑料大盘子里。

谢谢妈妈，谢谢爸爸。你们的厨房太棒了。

像淘金那样来回摇晃一下盘子，然后分发给那些想象出来的、绕在身边的穷人们。

请尽情享受。你们还需要我做些什么吗？

艾莉森，您能屈尊跟我们说话，就已经做得够多的了。

可别这样说！你们难道不明白，所有的人应该得到尊重吗？我们每个人都是一道彩虹。

哦，真的吗？可你看，我这干瘪的侧腰上有个很大的伤口呢！

让我来给你抹上些凡士林吧。

这可太谢谢你了。它简直疼死我了。

不过关于那个彩虹的说法，她可是真心相信它的哦。每个人都是好人。妈妈很棒，爸爸也很棒。她的老师们也都很勤劳，尽管他们自己也有孩子，有的甚至还在闹离婚，比如德什老师，但他们还是为学生奉献了大量时间。尤其是德什老师，更是让她觉得备受感动，因为尽管德什老师的丈夫背着她跟保龄球馆的老板

娘勾搭在了一起，德什老师还是把德育课教得顶呱呱的，她会向学生提出这样的问题：善会战胜恶吗？还是好人总是被欺负，邪恶却越来越无所顾忌？后一个问题似乎是德什老师在影射保龄球馆的那位老板娘。不过说真的，生活到底是好玩还是可怕？人性是善还是恶？一方面，在电影片段里可以看到胖胖的德国女人目睹着大量苍白憔悴的尸体被推土机掩埋而无动于衷地嚼着口香糖。另一方面，在乡下，即使那些住在山上不会被淹到的人也会帮别人填沙袋，一直忙到深夜。

他们在课堂上进行投票时，她把票投给了人性本善和生活充满乐趣的观点。德什老师用怜悯的目光看着她，听她在发言中表明自己的立场：只要你心里决定要做个好人，你就会做个好人。你必须要有勇气。你必须要有捍卫正义。听到这最后一句话时，德什老师忍不住哼了一声。这倒无所谓。有意思的是，尽管在德什老师的生活中有很多痛苦，她显然还是觉得生活是有乐趣的、人性是善良的，否则解释不了为什么有时她会熬到很晚给学生批改作业，以至于第二天清晨疲惫不堪，摸着黑连上衣都穿反了，走路打着晃就来上课了。

这时传来了敲门声。是后门。有——意——思。那会是谁呢？是住在街对面的德米特里神父吗？送快递的？联邦快递？给爸爸送支票的？

踢腿，踢腿，脚尖画圈。

布雷舞步。

打开门，啊——

站在那里的是一个她不认识的男人。那家伙身材魁梧，套着一件马甲，像是个抄电表的。

她脑子里有个什么声音告诉她应该退一步，然后用力关上门。但是，那样做似乎太不礼貌了。

相反地，她站在那里，露出微笑，扬起眉毛，作出询问“你需要帮忙吗”的表情。

凯尔跑过车库，来到起居室，那里立着一个巨大的、像钟表一样的木制指示牌，上面的指针指的是“全不在家”。那上面的其他位置还标着：“妈妈和爸爸不在”“妈妈不在”“爸爸不在”“凯尔不在”“妈妈和凯尔不在”“爸爸和凯尔不在”，还有“全都在家”。

为什么要有“全都在家”这一条呢？如果他们全都在家，难道还会不知道大家都在吗？难道他还要问爸爸才能知道吗？这个“家庭状态指示器”就是他爸爸自己设计制作的，就在他那间位于楼下的、设备精良的木工作坊里。

哈。

哈哈。

在厨房的餐台上放着一张工作清单。

童子军：晒台上有块新的晶洞石。你要按照示意图把它摆放到院子里。千万别弄坏。先用耙子把地平整一下，像我示范的那样铺好塑料布，然后再把那块白色的晶洞石放上去。这块石头很值钱。请务必仔细处理。在我回家之前这事就应该能够办好。做完这事你可以挣五个工分。

咳咳，老爸啊老爸，难道你真的觉得我就应该像个奴隶似的在院子里一直干到天黑吗？要知道我可是刚刚参加了严格的越野训练啊！我跑了16个四百米冲刺，8个八百米，1个一英里计时跑，无数个德雷克冲刺，还有一个五英里印第安接力！

别忘了脱鞋，小伙子。

得，已经太晚了。他已经来到电视机前了——在地板上留下了一溜泥印子。这可是犯了大忌。这些泥巴块能用手清理干净吗？不过这样也还是有问题：假如他折回去用手把地板上的小泥块捡起来，他就又会留下一串新的泥印，还是会证明他是罪魁祸首。

他脱下鞋子，站在那里，在脑子里开始排练一个他称之为“眼下，假如……”的小节目。

眼下假如他们回家来了怎么办？

老爸别生气，这事其实挺可笑的！我进门的时候根本连想都没想！然后我才意识到我都做了些什么！可是当我意识到这事之后，我立刻就开始纠正自己！为此我对自己很满意。而我之所以这样想都没想就进了屋，完全是因为我想马上就按老爸您留的指示开始干活啊！

他穿着袜子跑到车库，把他的鞋扔进车库，然后又跑去找吸尘器，用它把那些泥印子吸干净。接着他忽然意识到，天啊，他是把鞋扔进了车库，而不是按要求把它们端正地放在搁鞋的毯子上，鞋尖向着外面，好方便出门时穿上。

于是他又走回车库里，把他的鞋放在了鞋毯上，这才回到屋里。

他在自己的脑子里听到爸爸说，童子军，有没有人告诉过你，即使是保持得最整洁的车库，地板上也还是会有些油腻呢！而现在你的袜子底上就蹭了一些，沾得棕色地毯上到处都是！

哎呀，他的屁股要倒霉了。

但是，地毯上没有油污——真是万幸，值得好好庆祝一下。

他把袜子拽了下来。在主起居室里他是绝对不可以光着脚的。

要是妈妈和爸爸回家，发现他像那些白人懒鬼一样赤着脚胡闹，是他妈的绝对不会——

敢在你的脑子里说脏话？他脑子里的老爸质问道。童子军，做事要有个男人样。如果你想要说脏话，就大声说出来。

我不想大声说脏话。

那就也不要你的头脑里这样做。

假如妈妈和爸爸知道他有时在脑子里说的那些脏话，他们肯定会很伤心。什么傻逼啦，喷粪啦，瞎鸡巴捅啦，爆菊啦，等等。他为什么就不能改掉这一点呢？他们把凯尔想得那么好，每星期都会发电子邮件给他的爷爷奶奶，炫耀他取得的成绩：他虽然才上高二，可已经进了学校的长跑队，与此同时每天都为学习忙得要死，还要每天拨出一点时间来制作一些精美的东西，比如这个狗肉

的傻逼——他到底是怎么啦？他为什么就不能对妈妈爸爸为他所做的一切心存感谢，而非要——

傻逼！贱逼！

去他妈的你这个皮肤苍白的孤魂野鬼。

对，自己拧一下几乎没有肥肉的腰眼，这总是会让你清醒过来。哎哟。

嘿，今天是星期二，有红包可拿。把那块晶洞石放好可以得到五个工分，加上他现有的两个工分，这就是七个工分；此外他还可以因为完成正常活动而得到八个累积工分，这样一共是十五个奖励分，能够得到一个大奖（比如，两勺酸奶加葡萄干），以及自由地看上二十分钟电视——不过在兑现这项内容时，他还是需要跟爸爸讨价还价才能确定到底看哪个节目。

童子军，有一个节目你不许看，那就是“最口无遮拦的美国越野摩托帮”。

随你便吧。

随你便吧，老爸。

真的吗，童子军？随我便？如果我说要取消你的奖励分、逼你退出长跑队，就像以前好几次你这么带着怨气跟我说话时，我所吓唬你的那样，你还会说“随我便”吗？

别，别，别。我不想退出长跑队，老爸。求你了。我最拿手的就是长跑了。等到第一场比赛时你就会看到。连马特·德雷都说——

马特·德雷是谁？是不是那个大猩猩似的橄榄球队员？

是。

他的话就是金科玉律了？

不是。

他是怎么说的？

小逼崽子倒是挺能跑。

这话真文明啊，童子军。不愧是头猩猩。不管怎么说，你可能根本就不会熬到第一次比赛。你的自以为是简直都要溢出来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就因为你能跑几步？任何人都会跑。连野兽都会跑。

我绝不退出长跑队！欠被爆菊的狗屁玩意儿！拜托，我求你了，这是我唯一能拿得出手的项目了！妈妈，如果他非要逼我退出，我向上帝发誓我一定——

亲爱的小宝贝，别搞得这么夸张嘛。

童子军，如果你真的希望获得参加什么团体竞技项目的权利，

那你至少要能让我们看到，你可以在我们为你制订的、非常合理的各项指示下生活。

醒醒吧。

一辆面包车刚刚停到了圣米哈伊尔教堂的停车场上。

凯尔迈着绅士般的步伐，规规矩矩地向厨台走去。台子上放着他的交通记录簿——它有着双重目的：(1)为爸爸的观点提供支持——他认为德米特里神父应该建一堵隔音墙；(2)为凯尔自己今后准备参加学校科技展的项目提供一个数据集，他爸爸已经为这个项目想好了标题：“教会停车场音量与一周之内每天的关系，以及对全年周日音量的辅助调查。”

凯尔带着愉快的微笑，非常认真地填写着记录簿，就好像他喜欢这么做似的：

车型：面包车。

颜色：灰色。

品牌：雪佛兰。

年份：未知。

一个男人下了车。一个普通的俄国佬。“俄国佬”是爸妈允许的俗语，类似的还有“倒霉”“老天爷”以及“晦气”。那个俄国佬身穿连帽衫，外面罩了件牛仔布的夹克，按照凯尔的经验判断，这种打扮在去教堂的俄国佬里并不罕见。他们有时甚至直接穿着工作服就从汽车修理铺到教堂来了。

在“汽车驾驶员”一栏里，他写道：可能是教友。

这事可不怎么样，应该说是很差劲。因为这家伙是个陌生人，所以在他离开这地方之前，凯尔就不能出门到室外去了。这一来他也就没办法去摆放那块晶洞石了。没准今天得拖到半夜才能干



完。真是倒霉！

那个人套上了一件贴着反光条的马甲。啊，原来他是来抄表的。

那个抄表工先向左看了看，然后又向右看了看，接着跳过小溪，来到波普家的后院，从院子里的足球球门和游泳池之间穿过，然后敲了敲波普家的门。

那一跳还挺帅的，俄国佬。

门打开了。

是艾莉森。

凯尔的心里开始欢唱——以前他一直以为这个说法不过就是一种形容。艾莉森简直就是国之瑰宝。在词典的“丽人”条目下，应该插一张她穿着这条牛仔裙的照片才对。不过最近她似乎并不怎么喜欢他。

眼下，那个抄表工似乎要给她看些什么东西，她跟着他走过她家的阳台。难道是屋顶上有什么线路出了问题？那个家伙似乎很想要给她看。事实上他攥着她的手腕，好像还在拉拉扯扯的。

这很奇怪，对吧？不过这里以前从没出过什么怪事，所以也许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也许这家伙只不过是一个抄表的新手？

不知怎的，凯尔觉得自己应该走出去，于是他走到了外面的晒台上。那家伙一下僵住了。艾莉森的眼神就像一匹被吓坏了的小马。那家伙清了清嗓子，稍微转了下身子，给凯尔看了件东西。

那是一把刀。

那个抄表工有把刀。

那家伙说：照我说的去做。直到我们离开这里，你都要站在那里不许动。你敢动一动，我就把刀捅进她心窝里去。我向上帝保证。你听明白了吗？